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境外汉语历史语法研究文选/吴福祥编.—上海:上海
教育出版社, 2013.3

ISBN 978-7-5444-4480-4

I. ①境… II. ①吴… III. ①古汉语-语法-文集
②汉语-语法-近代-文集 IV. ①H1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13225号

责任编辑 朱宇清
封面设计 郭伟星

境外汉语历史语法研究文选
吴福祥 编

出版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教育出版社
易文网 www.ewen.cc

地 址 上海永福路123号
邮 编 200031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颀辉印刷厂
开 本 960×640 1/16 印张 34.25
版 次 2013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4-4480-4/H·0216
定 价 68.00元

(如发现质量问题, 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目 录

序	吴福祥 1
中国语法札记	周法高 1
汉语语法的变迁	太田辰夫 91
从 SVO 到 SOV 语序变化的解释	李 讷 安珊迪 125
古汉语句法演变中的韵律制约	冯胜利 139
上古汉语的语序	贝罗贝 181
上古汉语中“于”和“在”作介词的用法	罗 端 包华莉 193
先秦汉语的“之”	余霭芹 211
说中古汉语的使成结构	魏培泉 275
现代汉语小词“了”的来源	武 果 327
几个闽语虚词在文献上和方言中出现的年代	梅祖麟 357
江淮官话中的句法变化:地理分布如何揭示扩散的历史	张 敏 377
迎接一个考证学和语言学结合的汉语语法史研究新局面	梅 广 429
“施受同辞”刍议 ——《史记》中的“中性动词”和“作格动词” ..	大西克也 451
“使用”和“使因”:“使用”和汉语一种使成式的产生	孙朝奋 481
汉语使役句表被动的语义发展	张丽丽 499

上古汉语中“于”和“在”作介词的用法*

Redouane DJAMOURI(罗端)和 Waltraud PAUL(包华莉)著

罗 端 包华莉 译

1. 引 言

本文认为在商代甲骨文中,“于(於)”和“在”都有介词用法,这与一般人所接受的看法不同。我们将提供一系列标准来区分动词和介词,显示“于(於)”和“在”引介的介词词组(PP)在句法上是与 NP 配对,而不是与 VP 配对。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作论元的 PP 与 NP 都位于动词之后,除非它们被焦点化:这时它们必须出现在动词之前、主语之后。而作附加语的 PP 与 NP,可以出现于动词前,也可以出现于动词后。目前人们假设 PP 起先在汉语中只占据一个特定的位置,进而可以移到其他位置。PP 在商代甲骨文既可以出现于动词前,也可以出现在动词后,这一事实削弱了这一假设。我们认为:PP 分布的历时变化,可归结为制约论元与附加语位置的限制起了变化。还有一点比较重要的是,商代甲骨文作论元的 PP 同作论元的 NP 一样出现于动词之后(除非焦点化),进一步可证明当时的语序是 SVO(这与 Li & Thompson 1974 的看法相反)。

文章结构如下:2.1 节显示“于(於)”字介词词组和“在”字介词词组都可以出现于动词前与动词后两个位置。这个事实非常重要,因为

* 本文原以《Les syntagmes prépositionnels en *yu* et *zai* en chinois archaïque》(《上古汉语“于”和“在”作介词的用法》)为题发表在 *Cahiers de Linguistique-Asie Orientale*(《东亚语言学报》)26(2): 221-248 (1997)。此次翻译作了润色,并酌量加进了后来所见的相关研究成果。我们在此感谢吴福祥、李明所提供的宝贵意见。

许多学者(比如沈培 1990、Peyraube1996)认为 PP 最初只出现于动词后,后来才可以移位到动词之前。2.2 节提供大量证据说明“在”的介词地位。“在”字 PP 不仅可以表示空间方所,同时可以表示时间和抽象方所;“在”字 PP 也可以在双宾语句中指接受者。这都与“在”的动词性不协调。而且,“于(於)”和“在”都不允许介词悬空(preposition stranding),这是它们作介词的另一个证据。2.3 节详细讨论为什么把“于(於)”分析为动词的观点(Serruys 1980、郭锡良 1997 等人持此看法)站不住脚。第 3 节介绍制约 PP 分布的限制。作附加语的 PP 可以自由地出现在动词前或动词后,而作论元的 PP 只出现于动词后,除非它们是焦点,这时它们必须出现于主语后、动词前。3.2 节说明同样的限制在西周时期也存在。3.3 节概述这种限制在后来所发生的变化:论元仍然只居于动词后,但附加语只能出现于动词前。第 4 节讨论本文提出的新看法可利于对上古汉语句法作通盘性的理解。特别是:作论元的 PP 与作论元的 NP 配对,因为它们都出现于动词之后;这一事实进一步证明 SVO 是汉语从商代以来的基本语序。

2. 商朝甲骨文中“于”和“在”的介词地位

2.1 “于”和“在”介词词组的分布

研究甲骨文的专家都认为商代已经有介词,不过对于介词的具体数量和用法有不同的意见。^①管燮初(1953)、陈梦家(1956)、Kryukov(1980)、沈培(1992)、张玉金(1994)等人都认为“于”和“在”在甲骨文中都用作介词;其他人像 Serruys(1981)、魏培泉(1993)、Peyraube(1994)和 Pulleyblank(1995)则认为“在”作介词出现于较晚的时期(然而各家对出现的时期有不同看法),他们认为在早期文献中“于”是主要的,或者是唯一的方位介词。^②

我们首先要证明在商代甲骨文中“在”已经具有介词的地位^③,并和“于”介词词组的分布作比较。以下例句(1)至(4)表现了“于”和“在”在商朝甲骨文中位于动词前和动词后的情况。

甲) 介词词组“于+名”在动词后面作位格的例句

(1) 我[_{VP}呼[_S∅[_{VP}往[_{PP}于西]]]](合集 10050)

我们叫人到西边去。^④

乙) 介词词组“于 + 名”在动词前面作位格的例句

(2) 王[_{VP}[_{PP}于龚]师](合集 7352 反)

王在龚地建立军营。

丙) 介词词组“在 + 名”在动词后面作位格的例句

(3) 王[_{AUXP}其[_{VP}飨[_{PP}在厅]]](合集 31672)

王将会在厅堂里进行飨宴。

丁) 介词词组“在 + 名”在动词前面作位格的例句

(4a) 王[_{VP}[_{PP}在[_{NP}兹大示]]侑](合集 816 反)

王在这个大庙里献祭。

(4b) 王[_{VP}[_{PP}在[_{NP}师褰]]卜](合集 24284)

王在褰军营里占卜。

(4c) [_S[_{PP}在_地]][_S王其先遣捍]](英 593)

王将会在_地先遇到抵御。

仅就“于”和“在”在商朝甲骨文中介词词组出现在动词前或动词后的情况来看,它们分布的频率如下:^⑤

表1 商朝甲骨文中“于”和“在”在句子中的分布

	位于动词前	位于动词后
“于”介词词组	(451) 14.2%	(2717) 85.8%
“在”介词词组	(378) 76.5%	(116) 23.5%

由表中可以看出,“于”和“在”介词词组既可以出现在动词前也可以出现在动词后,这就否定了一般所认为的古汉语中介词组只出现在一种位置上(即动词后面)的看法。由数字上来看,“于”介词词组主要出现在动词后面,而“在”介词词组主要出现在动词前面。不过这并不能说明什么。我们下面要证明介词词组的位置是由它作为动词论元与否来决定的。

2.2 “在”是一个介词

在商朝甲骨文中“在”其实和“于”一样,具有介词的地位。我们现在提出有关的论据。

2.2.1 甲骨文中所表现的“不允许介词悬空”

第一点,据观察,“在”和“于”一样都带宾语,而它们在句子中和宾语所组成的词组都跟某一个谓词相连。^⑥

在甲骨文中,见不到“在 \emptyset ”或“于 \emptyset ”的情况。这正是介词的用法特性,不只是汉语如此,在许多其他的语言中亦然,这就是所谓的“不允许介词悬空”(ban on preposition stranding^⑦)。这种特性,跟及物动词有明显的差异。及物动词都可以省略宾语而成立。这个现象可由例(5)至例(7)观察到。在这些例句中,动词所需要的名词宾语或介词词组宾语都可以省略。

(5a) 王[_{VP}伐[_{NP}土方]](合集 6354)

王征伐土方国。

(5b) 王[_{VP}勿伐[_{NP} \emptyset]](合集 7586)

王不应该征伐。

(6a) 王[_{VP}往[_{NP}宫]]不雨(合集 33161)

如果王去宫地,则不下雨。

(6b) 王[_{VP}往[_{PP}于敦]](合集 7942)

王到敦去。

(6c) 王[_{AUXP}其[_{VP}往]](合集 24491)

王将会去。^⑧

2.2.2 “于”和“在”作介词引介空间、时间或抽象位格

第二点可以证明“在”和“于”一样具有介词地位的是:在不少的例句中,它们两个不但用于引介空间位格,并且也用于引介抽象位格和时间位格。

在这种例句中,“在”和“于”不能解为有方位意义的动词(如“处在”或“往于”)。一个方位动词必须具有一个处所作为宾语。一个介词可以以各种名词作宾语(表空间、时间或抽象位格的名词)。这就与郭锡良(1997)的看法相左。他认为“于”作为引介空间位格以外的名词是在公元前11世纪以后才出现的。在下面两个例句中,“于”和“在”引介了抽象位格。

(8) 婦媀[_{VP}魯[_{PP}于黍年]](合集 10123)

媀妇人(将会)富于黍子庄稼。

(9) 子商[_{AUXP}亡[_{VP}絕[_{PP}在祸]]](合集 2940)

子商这个人不会有终绝于不幸(的下场)。

在商朝甲骨文中,“亡”总是主要动词(义为“没有”);所以例(9)只能解为“子商这个人不会有终绝于不幸(的下场)”。“亡绝”不能理解为一个副词性的词组(*不断地处于不幸)。

例(10)至(14)介词“于”和“在”用于表时间;在这种例句中,“于”和“在”不可能视之为动词了(*处于丁酉那天)。

(10) 王[_{VP}[_{PP}于丁酉]步](英 2435)

王在丁酉那天步行。

(11) 王[_{VP}往[_{PP}于夕]](合集 27861)

王在傍晚去。

(12) [_S來歲大邑受禾][_S∅[_{VP}[_{PP}在六月]卜]](合集 33241)

明年大邑将会受嘉穀,在六月占卜。

(13) 王[_{VP}[_{PP}在十二月][_{VP}[_{PP}在 𠄎]卜]](合集 24237)

王在十二月在 𠄎 地占卜。

例(13)是“在”作介词的理想例句;在主要动词“卜”的前面,有两个“在+名词”的附加词组:首先是“在+处所”附加于动词词组,接着又有“在+时间”。其实,几个不同的词组附加于动词来修饰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在例(13)不能把“在”理解为动词。假如视之为动词,就无法说明例中三个动词词组在句法上的关系。

(14) [_S∅[_{AUXP}其[_{VP}品祠]][_{PP}于[_S王出]]](合集 23713)

(我们)在王出兵的时候将要进行品、祠两个祭祀。

上例的重要性在于,“于”用于引进一个小句“王出”,因此把“于王出”理解成处所位格不妥。

2.2.3 “于”和“在”作介词引介双宾动词的间接宾语(与事)

第三点可以证明“在”和“于”一样具有介词地位的是:“于”和“在”作为介词引介双宾动词的与格。它们在此不能被视为动词,何况“于/在+名”这个词组可以出现在动词和直接宾语(受格)之间:V[于/在 NP]NP(见例(15a))。

下例是刻在同一片甲骨上的两个对贞,其中之一用“于”的介词词组表达双宾动词“侑”(=奉给)的与事,而另一句在相同情况下则用的是“在”介词词组。

(15a) [_S∅[_{AUXP}其[_{VP}侑[_{PP}于父庚][_{NP}羌]]]](怀 1374)

(我们)将会奉献羌人给父庚。

(15b) [_S∅[_{AUXP}其[_{VP}侑[_{PP}在父庚]]]](同上)

(我们)将会奉献给父庚。

下例中的两句也反映同样的现象,这两条贞辞分别用“在”和“于”的介词词组来表达双宾动词“告”的与事者。

(16a) [_S∅[_{AUXP}其[_{VP}告[_{PP}于父丁]]]](屯 499)

(我们)将会给父丁祭告。

- (16b) [_S∅[_{AUXP}其[_{VP}告[_{PP}在毓祖丁]]]](合集 27320)
 (我们)将会给后祖丁祭告。

“在”的介词词组用来表达双宾动词的与格这种用法看来似乎不寻常,和后来在文言文或现代汉语中只用于引介位格的情形有异。我们目前尚无法确定这种表与格的用法是什么时候消失的。

2.3 把“于”看成动词的问题

虽然大部分学者都同意早在殷墟甲骨文中“于”就已经具有介词的地位,但仍有些学者试图把它看成是由动词虚化而产生的。^⑨Serruys (1980)甚至把甲骨文中某些情况下的“于”解释成一个行动动词。我们认为这是由于解读上的讹误所致。在这类误读的例子中,有以下例句:

- (20) 王于龔師(合集 7352 反)(同例(2))

“The king shall go to the Kung camp.”(Serruys 的译文,相当于“王将会赴龔地的军营。”)

Serruys 的译文不妥当,因为“龔师”不能解释成一个名词组。^⑩“某地的军营”或“某地的城市”在甲骨文中一律以同位结构表达,如例(21a)“师+地名”,或(21b)“邑+地名”。^⑪

- (21a) 師龔(“龔地的军营。”)

- (21b) 大邑商(“商的都城。”)

其实例(20)中的“师”也可以看作动词(“建立军营”之意),我们知道在甲骨文中以“师”为动词的例句并不罕见。我们在此不详述。依照这种看法,例(20)就应该比照(22)的语法分析来看:

- (22) 王[_{VP}[_{PP}于龔]][_V師]]

王在龔地建立军营。

我们还要指出的是,在上述学者所提到的古文献以“于”作动词的少数例子中,其实“于”字都可以当成介词来看。学者释“于”为动词时,经常引《诗经》中的以下例句:

(23) 黄鸟于飞(诗经·周南·葛覃)

(24) 之子于归(诗经·周南·桃夭)

这两个句子中,“于”字解释成“往”的看法最早见于东汉的著述。^②Pulleyblank(1986)根据东汉时的见解,把前一句译成“The yellow birds go flying”,后一句译成“This young lady goes going home”。

依我们看,“于”在这里不是动词而是介词。而且,“飞”与“归”这两个动词,在此都名词化了。^③因此,“于飞”、“于归”当理解成抽象位格:等于“在飞翔中”、“在回程中”。支持这个观点的另一项理由是“黄鸟于飞”、“之子于归”皆非完整的句子,而只构成全句的前半段。句子的主要动词其实都在下半段:

(25) 黄鸟[_{VP}[_{PP}于飞]][_{VP}集[_{PP}于灌木]]]

黄鸟在飞翔中,聚集在丛树上。

(26) 之子[_{VP}[_{PP}于归]][_{VP}宜[_{NP}其室家]]]

这个女子在出嫁中,会与她婆家好好相合。

认识到“于”和“在”在最早的文献中只作介词的现象,不但对甲骨文的分析有帮助,而且也有助于对汉语历史语法作更深入的理解。因为这个原因,认为汉语介词皆从动词虚化而来的看法是不正确的。

3. “于”和“在”介词词组在分布上所受的限制

3.1 在商朝甲骨文中的分布限制

前面提到,“于”和“在”介词词组可以出现在动词前也可以出现在

动词后。这种现象使哪一个是介词词组的基本位置,哪一个是次要位置,无法确定。^④

我们的观点是,介词词组的位置决定于它和动词的关系,要看介词词组本身是动词论元与否。换句话说,要看介词词组是动词在语义上内部所包含的参与成分,还是句子的附带成分。^⑤

甲骨文中的动词“侑”是“献祭”、“奉献”的意思。它是一个包含施事、与事和受事三个论元的词汇单位。^⑥据我们的观察,甲骨文中作论元的介词词组出现在动词后面。若不先考虑介词词组的论元或非论元地位,我们就难以确定介词词组的位置。

以例(27)来看,空间介词词组“于西”是动词“往”的论元,因此它只能出现在动词后面。而例(28)中的空间介词词组“在兹大示”是一个附加成分;作为非论元,这个介词词组就不必然出现在动词后面,而依此例所示它就出现在动词前面。例(29)的“于唐土”既然是一个表处所的附带成分,那么它就无所谓出现在动词的前面或后面,因为非论元介词词组在分布上可以有较大的弹性。例(29)表现的是出现在动词后的情形。

(27) 我呼往于西(合集 10050,同例(1))

我们叫人到西边去。

(28) 王在兹大示侑(合集 816 反,同例(4a))

王在这个大庙里献祭。

(29) 作大邑于唐土(英 1105 反)

在唐地修筑大城市。

然而论元介词词组有时也出现在动词前面。不过这是在介词词组做焦点的情况下才有的现象。因此,我们必须重新说明论元分布的总体状况:论元介词词组除了做焦点,一概出现于动词后。做焦点时一定出现在动词前、主语后。由例(30a)和(30b)的比较,可以看出动词前的论元介词词组确实有焦点化的情形。

(30a) 王侑岁于祖乙(合集 3213)

王给祖乙奉献岁祭。

(30b) 于父丁侑岁(同上)

给父丁奉献岁祭。

以上两例是同一片甲骨上的两条对贞。前一句是简单的陈述句,双宾动词“侑”的两个宾语论元,受事“岁”和与事“于祖乙”都在动词后。^⑩后一句中,与事介词词组“于父丁”做焦点,出现在动词前。

第二条贞辞卜问的不是要不要“侑岁”或者实行另一种行为,而卜问的是该向谁行“侑岁”,是否该向“父丁”而不向“祖乙”侑岁。从例(30b)可以看出动词词组所表达的预设和由论元介词词组构成的焦点两者之间有着明显的分界。^⑪

我们观察到,介词词组在分布上所受的限制在于它具有论元地位与否:论元介词词组一律出现在动词后,只有在焦点化的情况下才出现在动词前。至于非论元介词词组在分布上就比较自由,可以出现在动词前或动词后。应该注意的是,以上所述限制也适用于名词词组;论元名词词组一律出现在动词后,只有在焦点化的情况下才出现在动词前。由于篇幅限制,我们无法在此详细讨论。^⑫

在表时间的介词词组上,我们发现它多出现在动词前。这种分布明显表现了论元与非论元的基本对立。不论是表达时刻还是时段的时间介词词组,都应视为比较典型的非论元成分。

我们的这个观点和沈培(1992)的看法不同。沈培认为时间介词词组的演变有异于其他介词词组。他的看法是介词词组在商朝早期甲骨文中都出现在动词后,随后只有时间介词词组移到动词前面。但是他对此没有进一步的说明。

沈培立论的出发点,也就是早期甲骨文中介词词组都出现在动词后的断言,与资料所示不符。假如仅考虑“于”的介词词组,出现在动词前的情况在早期甲骨文中已占7.3%。但如果加入“在”的介词词组一并考虑,出现在动词前的比率就更高,那么沈培的观点就更难成立了。(见下表)

沈培没有意识到时间介词词组基本上和非论元相符。依我们看,论元与非论元的区分是唯一合理而有解释性的观点。

下表所示是商朝甲骨文中“于”和“在”的介词词组出现在动词前和动词后的频率比较。^③

表2 甲骨文中“于”和“在”的介词词组的分布

	动词前	动词后
“于”介词词组	(451) 14.2%	(2717) 85.8%
“在”介词词组	(378) 76.5%	(116) 23.5%

3.2 西周金文、《尚书》和《诗经》中介词词组分布的限制

我们下面要谈的是,论元介词词组在分布上的条件及非论元介词词组在分布上的弹性,是否仍反映在商朝以后的文献,如西周金文、《尚书》和《诗经》中。^④

下表是我们对《尚书》和《诗经》中“于”和“在”介词词组位置分布的统计数字。

表3 《尚书》和《诗经》里“于”介词词组的分布

位于动词前		位于动词后
论元	非论元	
12	21	860

表4 《尚书》和《诗经》里“在”介词词组的分布

位于动词前		位于动词后
论元	非论元	
0	36	89

“于”介词词组在大部分的情况下处于动词后,且仍旧表达位格(空间,抽象,时间)或与事。和商朝甲骨文相比(见表1),“于”的介

词词组出现在动词前的情况亦大减。这并不违背我们先前对甲骨文中分布限制的看法,因为,除了焦点的情况,论元介词词组一律出现在动词后面。《尚书》和《诗经》中计有 893 处“于”介词词组,其中出现在动词前面的论元介词词组只有 12 处,而且皆作为焦点,如以下两例所示:

(31) 尔所弗勗,其于尔躬有戮。(尚书·牧誓)

(32) 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尚书·酒诰)

商朝甲骨文中的介词“在”,仍旧经常出现在西周金文、《尚书》和《诗经》当中。“在”介词词组也依旧表达空间位格(例(33))、时间位格(例(34))、抽象位格(例(35))。

(33) 王出在应门之内。(尚书·酒诰)

(34) 昔在中叶,有震且业。(诗经·长发)

(35) 尔克敬典在德,时乃罔不变。(尚书·君陈)

从西周金文起,出现了新的处所动词“在”,用为“处于”、“位于”或“居于”。如下两例所示:

(36) 庚申王在阼,王各,宰橐从。(宰橐角)

庚申那天,王在阼地;王抵达(大厅),宰相橐跟着(他)。

(37) 惟八月,辰在甲申。(令彝)

(当时)是八月,日子在甲申。

若根据我们的标准计数,《尚书》中共有 67 处介词“在”和 53 处动词“在”,《诗经》中有 58 处介词“在”和 99 处动词“在”。“在”的介词词组可出现在动词前或动词后。

3.3 后期的发展

在我们看来,论元介词词组出现于动词后的限制,在汉语发展的整

个过程中是一个稳定的基本现象。我们可以借此了解“于”和“在”介词词组的分布及它在不同阶段中的演变。我们试在此简单地勾勒一个后期发展的轮廓。

从战国到汉代这个阶段的文献资料相当丰富,我们根据其他学者的统计进行分析。我们主要引用了何乐士(1985)对《左传》和《史记》的研究。下表仅出示“于”和“在”介词词组在动词前和动词后的分布统计。这些统计数字显然并未考虑各介词词组是否作为论元的情形。

表5 《左传》与《史记》里“于”和“在”介词词组的分布

	《左传》		《史记》(卷八)	
	位于动词前	位于动词后	位于动词前	位于动词后
‘于’介词词组	230	2976	105	417
‘在’介词词组	20	17	0	2

从上表看来,《史记》中的介词“在”已几近消失。但这项统计只涉及《史记》的第八卷。就《史记》全书来看,何乐士共寻得44处介词“在”,其中15处出现在动词前面,29处在动词后。^②

在此我们可以注意到,从《左传》到《史记》出现在动词前的介词词组的比例显著提高。《左传》里出现在动词前和出现在动词后的“于”介词词组在比例上是1:13,而在《史记》中比例转化为1:4。

要是以我们所提出的分布限制来检视上述的比例数字,就可以观察到非论元的“于”介词词组逐渐局限于动词前的位置。

下两例分别表现了用“在”和“于”构成动词前非论元介词词组的情况:

(38) [_s[_{pp}在周易]][_s女惑男、风落山谓之蛊]](《左传·昭公元年》)

(39) [_s赵衰、咎犯[_{vp}乃[_{vp}[_{pp}于桑下][_{vp}谋行]]]](《史记·晋世家》)

至于引进论元介词词组的“在”和“于”,则必须出现在动词后(见

例(40)、(41));只有在作焦点的情况下才处于动词前。

(40) [_S 常有流星 [_{VP} 经 [_{PP} 于祠坛上]]]。(《史记·乐书》)

(41) [_S 狐突之子毛及偃 [_{VP} 从 [_{NP} 重耳]] [_{PP} 在秦]]]。(《左传·僖公二十三年》)

何乐士曾意识到《史记》里各种介词多处于动词前。^③如果我们将“于”和“在”的分布现象跟何乐士的观察一并考虑就可以得到以下结论:自从东汉时期开始,动词前成为非论元介词词组的位置。

4. 结 论






本文指出:在中国最早的文献甲骨文中,“于”和“在”是介词而不是动词,这与当今学术界的一般看法不同。动词“在”出现于较晚的西周时代,但介词“在”并没有因此而消失。由于这个缘故,我们就不能认定“于”和“在”是由动词语法化而产生的。而且据我们的观察,介词词组在分布上的演变不能由动词后到动词前的移位来解释。

同时,本文指出“于”和“在”介词词组向来有动词前和动词后两个位置。在汉语发展的过程中,介词词组的分布一直受到同一种限制的支配:论元介词词组除非在作焦点时才出现在动词前,否则一律出现在动词后面。至于非论元介词词组,它们在早期文献甲骨文中出现在动词前和动词后。不过在后期文献中,非论元介词词组出现在动词前的趋势随时代而有异。介词词组在分布上的变化并不是持续的规律变化。因此不能把介词词组分布的变化当成线型演变。其实,尽管在汉代以后介词词组分布的走向有加强的趋势,但它也并非规律的线型变化。在现代汉语中,这个趋势就形成了一个强制式的规范。所有非论元介词词组一律只能出现在动词前面而决不能出现在动词后面。

注释

① 对于商代甲骨文,管燮初(1953: 48-49)认为有以下介词:“于、毋、曰、及、之、

从、乎、惠、在、自、至于、佳、不”；陈梦家(1956: 121 - 125)仅以“自、至于、于、在、从”为介词；Kryukov(1980: 55)列举了“在、至、及、自、于”；沈培(1992: 126)认为有“于、自、在、从、由、自……至(于)、自……于”；张玉金(1994: 14 - 22)提到“必、在、从、至、至于、于、暨、及、哉、既、由、若、牵、终、用、先、后、自、卒”。对于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7世纪的汉语，Dobson(1960: 60 - 62)区分“虚词性”的“于”和“实词性”的“自、由、在、至于、在”。他的观点是：“虚词性的‘于’不区分方位的类型：既不区分动词表现的趋近或背离两种方向(动作流向)，也不区分以说话人为参照点的趋近或背离两种方向。为了表示后一种区分，可以用显示这种区分的实词性的‘自’等代替虚词性的‘于’。……实词性的‘自’等可以转换到介词的位置上。”

- ② Serruys(1981)说：“甲骨文‘在’的意义和功能是实义动词性的，应该与介词‘于’的功能严格区分开来。”
- ③ 通过刻辞和铭文，很容易追溯“在”的字形演变。商代刻辞“在”作形；周代铭文没有多大改变，或作，或与“土”合文作。然后，后一种形式取得优势，一直延续到现在： (战国)， (汉代)。
- ④ 现代汉语的译文可以使我们的分析对读者而言更清晰，因而是必要的。出于同样的考虑，我们用带语法标注的括号对句子作了简单的句法分析。
- ⑤ 这个表格包括了“于”和“在”作介词的所有用法：三种位格的用法(空间、时间、抽象方位)，以及标示双宾语中接受者的用法。具体参看下面2.2节。数据统计据岛邦男(1971)的索引。我们一共得到25000多条未残缺的句子(实为26094条)，这些材料足以满足句法分析的需要，允许我们区分出句子中的不同成分。
- ⑥ 甲骨文的情况与现代汉语大不相同。在现代汉语中，“在”可作介词，也可作动词。动词“在”可以单独作谓语，可以被否定，可以没有补足语(参看(i))。相反的，介词“在”不能作谓语，这一点在“在”接一个时间NP时最明显，因为这时，没有与动词“在”混淆的可能(参看(ii))。介词“在”也不能被否定，该现象在介词词组附加于VP时会看不清楚(参看(iii))，但当介词词组在话题位置时，也就是在VP之外时能看清楚(参看(iv))。最后，介词“在”要求带宾语，宾语有时是语境带出的(参看(v))：
- (i) 我刚才去了一趟，他没在。(吕叔湘1980/2000: 230)
- (ii) *他在1996年。
- (iii) 他[不[在上海[学法文]]]，他学汉语。
- (iv) (*不)在上海他不学法文，他学汉语。

(v) 我刚才去了一趟,他 [_{vP}[_{PP}在 *(办公室)] [_{vP}还有事]]。

详细讨论参看 Djamouri & Paul (2006)。

⑦ Huang (1982: 499)用下面的例子说明“不允许介词悬空”:

(i) *张三, [_s 我 [_{PP}跟 t_i] 不熟]。

(ii) * [_{NP}[_{IP}我 [_{PP}跟 t_i] 不熟的] 那个人] (Huang 1982: 499; (109a - b))。

⑧ 像例(7)显示的一样,“往”既可以带 PP 作补足语,也可以带 NP 补足语,还有一些其他的动词,比如“诺”(义为“应许,同意”)也是如此:

(i) 帝诺王(合集 323)(帝赞成王。)

(ii) 祖丁惟循诺于王(合集 1854)(这次巡视,祖丁会赞成王。)

(iii) 祖乙诺(合集 1637)(祖乙(将会)赞成。)

一个动词既可以带 NP 作补足语,也可以带 PP 作补足语,何乐士(1985)已揭示晚期的上古汉语同样存在这种现象。

⑨ 关于“于”由动词虚化为介词的看法,见郭锡良(1997, 2005)和梅祖麟(2004)。

⑩ 郭锡良(1997, 例 10)犯了同样的解读错误。

⑪ 同样,“祖乙”、“妇姘”之类不是“被限定语 - 限定语”结构,而是“称呼词 - 名字”的同位语结构。

⑫ 尤其是郑玄(公元 127 - 200 年)的注。

⑬ 这里的“归”后没有表地点的补足语,显示它已经名词化。当它作谓语时,它可以以后跟表地点的 NP 或 PP 补足语,如“归(于)国”。动词的名词化并不奇怪,从甲骨刻辞始就有大量例子(参看 Djamouri 1988)。

⑭ 这也就排除了另一种常见的观点:连动式的 V₂虚化成介词后,移位到动词之前。对这种观点的扼要描述参见 Peyraube (1996, 2000)。

⑮ 魏培泉(1993)过分使用了论元这一术语,他用它指动作涉及的角色(等于一般所说的论元),也指外围的环境角色。不清楚他是否把 PP 也算入论元。他所说的论元在数目上可以是不确定的。事实上,他用来解释其所说的论元分布的基本限制是“量”:首先,论元(除开施事)在商代甲骨文那可以出现在动词后,然后,动词后位置所出现的论元数目越来越少,直至只有一个,其他成分要出现于动词前。

⑯ 如以下两例所示,与事者可由名词词组或介词词组的形式来表现。

(i) [_s∅ [_{VP}侑 [_{NP}祖乙] [_{NP}三宰]]] (合集 01610)

(ii) [_s∅ [_{VP}侑 [_{PP}于祖乙] [_{NP}三宰]]] (合集 01512)

⑰ 双宾语动词的两个论元出现在动词后,这一事实与商代甲骨文是 SVO 语序一致。

⑱ 应该强调的是:焦点化这个概念不能与有标记/无标记混同起来(这与 Peyraube

(2000)不同)。焦点化一个成分暗示一个精确的语义(因而否定焦点化的成分并不属于对于预设的否定)。

- ① 至于进一步探讨关于商朝甲骨文中的焦点结构,参见 Djamouri(1988,2001)。
- ② 数据统计据岛邦男(1971)的索引。我们一共得到 25000 多条未残缺的句子(实为 26094 条),这些材料足以满足句法分析的需要,允许我们区分出句子中的不同成分。
- ③ 注意从春秋时期开始,“于”也写作“於”。
- ④ 此据何乐士与 Alain Peyraube 的私人通信(参看 Peyraube 1994)。此外,不排除大量介词“在”被分析为了动词这种可能。
- ⑤ 据何乐士(1985: 61),在《左传》中,40.2% 的 PP 位于动词前,59.8% 位于动词后;这个比例与《史记》正相反,后者 PP 在动词前和动词后分别为 75.3% 和 24.7%。

参 考 文 献

- 陈梦家 1956 《殷墟卜辞综述》,北京:科学出版社。
- 管燮初 1953 《殷墟甲骨刻辞的语法研究》,上海:国家科学。
- 郭锡良 1997 《介词“于”的起源和发展》,《中国语文》2:131-138。
- 郭锡良 2005 《汉语介词“于”起源于汉藏语说商榷》,《中国语文》4:341-345。
- 何乐士 1985 《〈左传〉、〈史记〉介宾短语位置的比较》,《语言研究》1(8):57-65。
- 梅祖麟 2004 《介词“于”在甲骨文和汉藏语里的起源》,《中国语文》4:323-332。
- 沈培 1990 《殷墟甲骨卜辞介词结构语序研究》,缀玉编《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论文选编》576-595,北京大学出版社。
- 1992 《殷墟甲骨卜辞语序研究》,台北:文津。
- 师兵 2003 《也论介词「于」的起源和发展》,《中国语文》4:343-347。
- 魏培泉 1993 《古汉语介词“於”的演变略》,《“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2(4):717-786。
- 俞光中 1987 《“V 在 NL”的分析及其来源献疑》,《语言研究》3

- (24):14-18。
- 张玉金 1994 《甲骨文虚词辞典》，北京：中华书局。
——2001 《甲骨文语法学》，学林出版社。
- Djamouri, Redouane 1988 *Etude des formes syntaxiques dans les écrits oraculaires gravés sur os et carapaces de tortue*. Thèse de l' Ecole des Hautes E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Paris.
- 1992 Un emploi particulier de *you* 又/蚩(有) en chinois archaïque. *Cahiers de Linguistique-Asie Orientale* 21(2):231-291.
- 1995 Prépositions *yu* et *zai* en chinois haut-archaïqu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Dixièmes Journées de Linguistique d'Asie Orientale, 16-17 may, CRLAO, EHESS, Paris.
- Dobson, W. A. C. H. 1960 *Early Archaic Chinese*.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 Kryukov, M. V. 1980 *The Language of Yin Inscriptions*. Moscou: Nauka Publishing House.
- Peyraube, Alain 1994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ocative Prepositions. 《中国境内语言暨语言学中国境内语言暨语言学》2:361-387.
- 1996 Recent Issues in Chinese Historical Syntax. Huang C. - T. James, Li Y. - H. Audrey (eds.). *New Horizons in Chinese Linguistics*, 161-214. Dordrecht: Kluwer.
- 2000 On moving constituents in Chinese Historical Syntax, “中研院”第三届国际汉学会议, June 29 - July 1.
- Pulleyblank, Edwin G. 1986 The Locative Particles YÜ 于, YÜ 於, and 乎.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06(1): 1-12.
- 1995 *Outline of Classical Chinese Grammar*.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 Serruys, P. L. M. 1981 Towards a Grammar of Shang Bone Inscriptions, 台北“中研院”语言文字组编《“中研院”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313-364.